

做菜正如做人。当你有了一身膘，那你最好注意一点，恭敬、谦卑和低调是你最佳生活态度，一个胖子，还自我张扬、颐指气使、手舞足蹈、飞扬跋扈，这个样子到底好不好看？顺眼不顺眼？就算谁都不过脑子不走心，你的油腻与过分，也是大众最基本印象分。我比喻的是做菜，也是比喻所谓事业有成、志得意满的人，是那些膏肥脂厚的大肉大鱼，偏偏还用土豪金餐具堆砌。我真不歧视胖子。现实众生，无论高矮胖瘦，存在即合理。我自己也曾胖过。明天我还有可能胖。我们人人都有可能起起落落，那都只能用一声叹息，都不过这里写的了。

近日我成功做了一盘粉蒸肉，颇有感慨。是年底将近，寒风冷雨袭来，又疫情绵延不去，今年一年以来，饮食方面，没有什么心思去精耕细作，总是尽量吃简单，总是尽量不去人多的超市。这一天忽然

说做就做。做，那就还是要做正宗沔阳三蒸。我预订了本市最好品牌的带皮五花肉，选购了沔阳粉蒸肉的香米粉和红曲腐乳汁。肉品到手，喜出望外：一般五花肉，肥瘦相间有三层，传说中极品五花肉一共有十层，但一直也只是一个传说，而我这一次，到手居然是五层的五花肉，相比外面价格，贵到不要不要的，也挥挥手豪迈地认了。底菜我就更加精心了，选用了洁白细腻的本地小芋头。蒸菜的餐具，也就不可粗心大意了，我选用了朴实无华的隆昌骨瓷。笼蒸两小时，一只托盘端上桌，一大盘流光溢彩香的粉蒸肉，鲜亮耀眼的醉枣色，搭配稳重的骨色

## 荤菜素做 素菜荤做

池莉

华。

素菜呢，我偏偏采用精致的景德镇青花，或是阔气的景德镇金边。当你是白菜萝卜，当你一身素净淡雅，当你清贫，当你普通，你就应该鞍马整齐，不卑不亢，志气满满。我的小青菜，是要配平菇的。我的胡萝卜，是要配黑木耳的。白萝卜则配上等海米。上汤菠菜的配料是瘦肉碎、皮蛋、草菇，再有高汤更完美。这就是我的素菜，搭配尽用山珍海味，道道菜也都是相得益彰，这好比做人了。素菜当然也经常清炒与蒜茸，这是另一种风格，清爽与干净是第一要义，这好比做人了；做人做到一清二白，大不容易！

冷眼热心

于

是乎我想说，做人犹如做菜。平日因为种种原因，如果没有时间做菜，只是混个肚饱，那也可以是普通随便的家常菜。家常菜经常就是炒杂烩、煮烂炖，往米饭上一扣，叫盖浇饭；往面条上一扣，叫盖浇面，这叫随便。“吃随便”的境界是粗放与潇洒，在家别装蒜，别放不下仪式感，就算你高官厚禄腰缠万贯，就算你拥有N套爱马仕，你也就只是需要优衣库而已：全棉、宽大、轻松。管它杂烩、烂炖或清炒，吃嘛嘛香。原则只有一条：对自己，要真爱。一餐一饮，健康至上，吃随便，也切切把好食材关，关键是你懂真爱？

我

喜欢做菜，喜欢琢磨烹饪，喜欢表象与内容由此及彼、由彼及此；海阔天空，尽情遐想。我还奢望自己能够时常收获烹饪新经验，刺激大脑皮层，活跃自由思想，创造出新菜品。这是做菜，这也是做人，这还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份劳作。

很

残忍，这很血腥，这很暴力，但它吞噬蔷薇的叶子不残忍、不血腥、不暴力吗？我知道，它们是以叶子为食的，不让他们吞噬叶子它们也活不下去。大自然本身就是残酷的，犹如人类一样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，我们要想活下去，必须得以牺牲其他生命才能维持生存。在蔷薇和小青虫之间，我必须选择一种，牺牲一种，那么，我只能选择蔷薇，牺牲小青虫。

我

喜欢看欧美西部片，在那个曾经混乱的年代，法律、秩序、正义还不存在的时候，对付邪恶，对付暴徒，只能以暴制暴。正义的暴力是对邪恶的惩罚，是对有犯罪念头之人的震慑。在和平的年代，有法律，有正义，但邪恶的暴力依然存在。如果暴徒在打我们右脸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左脸迎上去，那么，见义勇为和打抱不平的正义感便无立身之地了。道德，应该永远是站在正义这一方的。

深

秋，天有了深深的凉意，夕阳在粉红的乱草后落下，世界一片迷茫，这便算是初见了。粉黛乱子草，我记住了你的名字。令人意想不到，几年后它成了时髦，荒滩野地种上一片，便会吸引一大批阿姨妈妈拍照留影，然后发至朋友圈，朋友圈为粉黛乱子草招来新的粉丝并以内卷的力量换来更多的粉丝，眼看着粉红渐渐成势，最终成为一个节——粉黛网红节。

粉

黛乱子草属多年生暖季型草本，原产地在南美，是南美洲大草原常见的草种。粉黛乱子草株高可达30-90厘米，宽可达60-90厘米。顶端呈拱形，绿色叶片纤细。草的顶端会有云雾状粉色花絮，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的壮观景色，景观可由9

月份一直持续至11月中旬，观赏效果极佳。

粉

黛乱子草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入侵者，植物的入侵由来已久，大多数都是有益无害的举动，霸凌的入侵者很少能见到，但却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这一点与人类社会有点相似。植物世界会相互妥协，有些会易地而居，有些会推迟花期。总之，一切好商量。

每

一株草都有它的学名——苜蓿、狗尾草、马唐等，对这些草科类植物我们所知并不多，作为科学，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作物，目的也仅止

于实用，身而为草，所起的作用不外乎引发诗人感慨，又或者引发弱者的悲鸣。时值今日，花的交流不仅频繁还很隆重，虽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，譬如矮脚牵牛似乎是迷，瑞士草好像不能称草，白色露珠草忘记曾在何处见过。

曾经

在南非见过大草原，旱季的草略带枯黄，毫无目的地茂盛，无边无际，只有当远处出现一棵金合欢树，或者出现一个山口，草才成为一种对应的存在。站在山坡远眺，草，低矮却无限地蔓延。虚眼望去，整体的绿色在纵向与扩散的平面之间形成了新的视觉张力，

这样的张力不仅充斥着力量，而且非常具有绘画的美感。当我走到草中央，当我视线下垂，我能感受到另一种力量；野草以各种短促的线条构画着大地，冲劲而飘荡、散乱且不规则地呈现它的生命力。12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原让车开得很绝望，草地没有路，遍地可行车，但无论怎么看路还是会有，通常路出现在草地的远端、裂口和边缘。

路

指引着远方，草却将你的目光带回现实。

霜

艳

责编：林明杰

明

起请看一组《南方有清疏》，责任编辑：杨晓晖。

朱

刚

画

朱刚

画

今年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如妖魔鬼怪，四处肆虐，堵住了新加坡人出国旅行的所有通道。备受打击的旅游业，纷纷本着“危机就是转机”的信念，推出全新的营业概念，希望能出奇制胜，渡过难关。

以新加坡航空公司为例，迄今为止，已经裁员数千人，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。为了开源，最近，有关方面开放了两架世界上最大的A380双层超级客机，为国人提供了在机舱里享用午餐的机会。餐食共分成套房舱、商务舱、优选经济舱和经济舱四种，价格由每人5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250元）至每位60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3000元）不等。

凡报名用餐者，都必须在指定的时段里，携带护照提前到机场去办理登机手续，同时，还得通过常规的安全检查，才得以登上机舱。

这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，立马吸引了好几百个人报名，反应热烈。正当报名者兴高采烈地讨论机舱各大家系列的美食时，我却听闻了一个与食

物无关的小故事，展示了暖人心脾的夫妻情。

上个星期的某一天，机场出现了一对夫妻。58岁的妻子，小心地搀扶着78岁的丈夫，拿着护照，在柜台登记，再通过多道安检之后，双双入闸。

妻子花了600新币报名，然而，她真正的目的却不是要在那好似“石鸟”一般的机舱里享受一顿美食，她是为了替结婚长达29载而相濡以沫的老伴完成最后的一个心愿。

他的体内因而好似潜伏着一个定时炸弹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在两年前又罹患了失智症，糊里糊涂，成天丢三落四，日子过得混沌沌沌。

他甚至连认不得眼前照顾他的人；可对马来西亚的亲人却念兹在兹，他渴望回家乡。

近日，他食不下咽，体重直线下降。妻子知道年近八旬的他时日无多了，愈拖延，回乡的希望也就愈加渺茫，她的心，时时刻刻为焦灼煎熬着；然而，疫情不去，空路和陆路全都堵死了，寸步难

移啊！

思来想去，她终于下了一个决心——她要带他坐一趟“不会飞”的飞机，为他“实现”那个最后的愿望。

这天，夫妻俩翘翘翘地步入商务机舱，坐在预订的机位上，系上了安全带。

妻子在他耳边温柔地说：“我们快要乘飞机回返故乡了，亲人们都在等着你呢！”

他那张饱受病魔折磨的脸，蓦地绽放出罕见的亮光，由蜡黄变成了金黄色，像被髹上了彩釉。

他的世界很小，他的世界也很大。

小小的世界里，装着

的是他返乡省亲那个卑微的愿望；大大的世界里，装着的是他源远流长的、血液于水的乡情——那是一份他即使忘了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忘记的情愫。

机舱里，传来了机务人员的提示：“飞机即将起飞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”

飞机自始至终在停机坪上伫立不动，可是，他的心，却在蓝空里高高地翱翔着、翱翔着，飞向故乡、飞向亲人……

小小的世界里，装着

的是他返乡省亲那个卑微的愿望；大大的世界里，装着的是他源远流长的、血液于水的乡情——那是一份他即使忘了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忘记的情愫。

今年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如妖魔鬼怪，四处肆虐，堵住了新加坡人出国旅行的所有通道。备受打击的旅游业，纷纷本着“危机就是转机”的信念，推出全新的营业概念，希望能出奇制胜，渡过难关。

以新加坡航空公司为例，迄今为止，已经裁员数千人，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。为了开源，最近，有关方面开放了两架世界上最大的A380双层超级客机，为国人提供了在机舱里享用午餐的机会。餐食共分成套房舱、商务舱、优选经济舱和经济舱四种，价格由每人5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250元）至每位60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3000元）不等。

凡报名用餐者，都必须在指定的时段里，携带护照提前到机场去办理登机手续，同时，还得通过常规的安全检查，才得以登上机舱。

这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，立马吸引了好几百个人报名，反应热烈。正当报名者兴高采烈地讨论机舱各大家系列的美食时，我却听闻了一个与食

物无关的小故事，展示了暖人心脾的夫妻情。

上个星期的某一天，机场出现了一对夫妻。58岁的妻子，小心地搀扶着78岁的丈夫，拿着护照，在柜台登记，再通过多道安检之后，双双入闸。

妻子花了600新币报名，然而，她真正的目的却不是要在那好似“石鸟”一般的机舱里享受一顿美食，她是为了替结婚长达29载而相濡以沫的老伴完成最后的一个心愿。

他的体内因而好似潜伏着一个定时炸弹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在两年前又罹患了失智症，糊里糊涂，成天丢三落四，日子过得混沌沌沌。

他甚至连认不得眼前照顾他的人；可对马来西亚的亲人却念兹在兹，他渴望回家乡。

近日，他食不下咽，体重直线下降。妻子知道年近八旬的他时日无多了，愈拖延，回乡的希望也就愈加渺茫，她的心，时时刻刻为焦灼煎熬着；然而，疫情不去，空路和陆路全都堵死了，寸步难

移啊！

思来想去，她终于下了一个决心——她要带他坐一趟“不会飞”的飞机，为他“实现”那个最后的愿望。

这天，夫妻俩翘翘翘地步入商务机舱，坐在预订的机位上，系上了安全带。

妻子在他耳边温柔地说：“我们快要乘飞机回返故乡了，亲人们都在等着你呢！”

他那张饱受病魔折磨的脸，蓦地绽放出罕见的亮光，由蜡黄变成了金黄色，像被髹上了彩釉。

他的世界很小，他的世界也很大。

小小的世界里，装着

的是他返乡省亲那个卑微的愿望；大大的世界里，装着的是他源远流长的、血液于水的乡情——那是一份他即使忘了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忘记的情愫。

机舱里，传来了机务人员的提示：“飞机即将起飞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”

飞机自始至终在停机坪上伫立不动，可是，他的心，却在蓝空里